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ll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t the top, there is a horizontal strip featuring a yellow-green background with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horse-drawn carriage with two horses and a driver. Below this, the cover is divided into two square panels. The left panel ha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white circular motif containing a stylized mountain range and a small bird. The right panel has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white circular motif containing a stylized dragon. At the bottom, there is a horizontal strip with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and a white silhouette of a group of people in traditional clothing. The title '通志堂經解'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centered vertically and slightly to the right of the middle.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9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春秋經筵序

春秋之傳五鄉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
高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
有合三傳而別自為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
衷至宋諸儒各自為傳或不取傳註專以經解經或
以傳為案以經為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
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
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
說恆有契於心焉既得經筵定本乃鑲版傳之善哉
木訥子之言平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
而無惑於異端則襲貶自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
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
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康熙丁巳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經筵序

左綿趙 鵬飛 企明

木訥子作經筵自敘其旨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
以筌求聖人之道寓于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
象筌何足以圓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
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圓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
之心此吾經筵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
哉四聖人取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
則所謂威福者為賞為罰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
所謂威福者為褒為貶為勸懲自其實罰而觀之則
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

畢十六相誅二叔與十亂為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
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仲思德貶而誅姦
覘其文見于片言隻字之間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
其用則深解隱義詎可德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
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
詭詞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
杜預之註與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平氏之陪
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于師者彼所學
者一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與賣餅之譏各
懷私意以護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于
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
而無惑于異端則襲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為無
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
家者為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
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為是不可曉之義以同後世
哉顧學者不沉潛其意而務于速得其一家之學
已為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
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
其言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
而評之亦時有得意者若何休薛護其學吾未嘗
觀焉惟范甯為近公至于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
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
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為多如經書乾時之
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
師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
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疎正之曰總言
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為甯
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春秋焉愚學
春秋每尚甯之志固願視經為的以身為弓而心為
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于的焉驚翔于前不啻也三
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于經而無負聖
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
求之作經筵

序

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于山林唯窮經是務時首
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輟于自衍而入
其之知書之藏于家者又以秋難而嚴良可嘆嘆麟
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謫
于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于伊川以發明筆削
之言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
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偽學之禁而中之不變故薰
陶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
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
探冥索實為之倡所著詩故經筵二書有功于聖經
甚大詩故湮沒不傳唯經筵獨存其為說不外乎濂
洛之學而善于原情不為傳註所拘至于推見至隱
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
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
著書以淑後學豈為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
傳為案經為斷其說尚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
猶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惡是非之私
不徇夫牽合傳會之失先原情以為之裁準得其情
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
探索于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余
所以深有味于是書也余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于
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于四方謹刊諸家
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
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
于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為心以撥
亂反正為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尚
先生明經之明 咸淳壬申陽月朔後學石泉書
陽蓼炎序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一

左綿趙鵬飛企明

隱公

始隱

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將與西周矣與西周之志不得行於時而寓於春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則春秋者中興周室之書也然則不始於孝不始於惠而始於隱何哉蓋春秋之作爲周也非爲魯也當孝公之世平王之初也庸詎知平王不能與衰撥亂而爲西周之宣王乎初則惠公之世平王之中也庸詎知平王不能勵精改圖振刷羣弊卓爲賢主如商之太甲乎中亦懈矣初惠公之世則與西周之業尚何望哉至隱公之世則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末政愈不綱而天下之亂有加於前而中興無其人矣夫子於是憫悼衰世而作春秋春秋修中興之教也故始於隱非始乎隱始乎平王之末也謂周室至是不可不中興矣諸儒不探夫子之志妄指一事以爲春秋之始是待聖人以不廣也學者無取焉

不書即位

春秋之法有不沒其實而見意者蓋多矣而書即位不書即位之閒尤顯焉魯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書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是也蓋繼故不書即位正也而隱非繼故亦不書即位繼正書即位正也而允宣繼獄亦書即位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而無嫡長隱公聲子之子允公仲子之子隱允均庶也則隱公長當立惠公以仲子有手文爲魯夫人之異謂允爲嫡焉邪志也隱公因其邪志亦謂允嫡而已庶曰允長吾將授之故於元年不敢行即位之禮自以爲已不當立將遜於位也聖人因其志而不沒其實隱公不正即位之禮而萌竊民之

禍焉若夫文成襄昭定哀繼正者也書即位常事耳而允裁隱而自立宣殺惡及視而自立而亦書即位者此亦如其志不沒其實以誅其篡也一不書即位二書即位皆不沒其實而罪惡自見愚以是知春秋非聖人不能修也而或者謂定公受國於季氏亦書即位當從允宣之例愚以爲定公非篡也其得國非其意不當從允宣篡立之例若定公從允宣之篡則春秋用法無軒輊矣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作有因舊史之文者有出於聖人新意者因史文所以全一經之體出新意所以示褒貶之法書元書春因舊史也書稱太甲元年太甲元祀則謂一爲元已見於太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四時之別蓋始於堯則書元書春在春秋爲無義例魯史記之體當然矣惟書王不書王書正不書正則聖人之新意也於春之正月月上必書王蓋以王法而正天下也人君即位之初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惟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蓋不可虛書春王月也如五年春公不書王者無褒貶十二公之中惟允公有月而不書王有月而不書王允無王也其說詳之允公若夫書正月者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不在正月則不書正月事在時則書春而不月惟元年不以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天子而去信則不能服天下諸侯而去信則不能有其國貴而卿大夫賤而士庶人不本乎信則無以立乎天地隱公千乘之君也內則疑其附庸外則疑其鄰國遠則疑于夷狄何以爲國乎邾儀父附庸也首盟之宋鄰國也繼盟之戎遠人也亦盟之則隱公之不自信而疑人亦甚矣春秋之初聖人首書盟盟者志不信也且元年及邾盟而七年

公伐邾及宋盟而十年盟伐宋二年及我盟而七年凡伯來聘我而戎伐之則盟果可恃哉故春秋之書盟凡以譏其不信也然敵血要神以期驅場之靖不猶愈乎干戈相向以讎兵毒民邪以三王之世責之則盟爲不信以春秋之時待之則盟爲美事矣聖人蓋不得已而加怒心焉不沒公不名儀父無貶詞褒之歟曰是何足褒幸之而已其去干戈而即盟去盟而即信則尚可還三王之世也惜乎隱不數年淪盟而即我聖人復何望哉附庸之君末王命者書字儀父邾君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聖人之治天下始於修身齊家堯始於親九族舜始於遜五品文王始於刑寡妻以至於兄弟武王始於重民五教孔子言大學之道亦始於齊家故春秋之作尤以名教爲重春秋之初首書鄭伯克段之事嗚呼聖人尚忍言之蓋亦不得不誅也然則何以誅乎鄭伯不友段不弟均名教之罪人也而段爲重世之說者皆甚鄭伯而恕段不知段何以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兄雖不兄弟遠不可以悖逆耶子段之說本於序詩者之誤後學也詩序漢書附益之非聖人之言也叔於田太叔於田二詩之辭皆刺段也而序者曰刺莊公且其詩曰巷無居人不如叔也言無叔之橫也叔在數火烈具舉禮穆恭虎獻於公所言叔之暴也二詩無一言及莊公何也其說生於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特以爲莊公失教以致段之愚非謂莊公之罪重於段也而序詩者誤以爲刺莊公是兄不可以不兄而弟可以不弟也吾竊謂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常輕非苟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義定而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弟也凡諸侯之弟稱弟親之也或稱公子宗之也段不言弟不稱公子比於路人也比段於路人庸謂之恕段乎蓋莊

公不幸有特逆之弟如舜之待象可也禮以繩之仁以宇之祿之而不可任以事富之而不可窺以兵而卿伯之罪本於請邑而不拒彊兵而不禁益其愚助其虐至不可制而將以兵加我焉然後以兵克之左氏所謂譏失教是也克者勝之之辭卿伯不克段則段克卿伯書曰克段言段彊暴幸卿伯之勝也使不幸而段克兄又何以訓哉愚謂觀詩之旨而得春秋之意明春秋以正段之罪蓋以名教之義不可重誅兄而輕責弟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中庸九經之一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自入春秋天王之厚往則然矣望其薄來不可得也書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責魯也而說者以爲罪天王不當賵人之妾蓋魯以爲夫人赴諸侯王因是來賵焉然則經何以不書夫人曰不書夫人所以正隱也仲子惠公之妾允公之母隱公以仲子爲惠公之正室而赴於諸侯是容允之篡心也初不行即位之禮既又正允母爲夫人而赴於諸侯五年又爲之考官獻羽則允之心枕刀習毒已萌於此蓋恨其稚而志不獲伸矣是隱公之自取禍也故聖人於其來賵也斥曰仲子不以夫人書也而天王何責哉魯有妾喪而平王賵之平王溺而魯不會葬愚以是知望魯之薄來不可得也夫子責魯不其重歟宰士也咺名也非宰周公之宰賵宰之宰也微者曰氏車馬曰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信不足而後盟兩君交盟尚疑不信而微者相盟信復安在哉且不信者君也而盟則微者也微者之盟果能結二國之信耶及宋人盟于宿無盟可也至十年乃伐宋而取二邑則微者之盟何有於信哉外出大夫名而內不書公公屈於大夫諱之也及齊高侯盟是也或承上文而內不出主名及國佐盟于夷婁是也內不書公外書人皆微者也

此宿之盟是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古者王臣無外交王臣天子之臣諸侯亦天子之臣諸侯則許其相朝一德以尊天子而王臣締交亦何損於王室哉蓋周之制王畿千里曰萬乘以制四方諸侯大國不過千乘合十大國始能敵王畿之內所以大牙相制以杜僭亂之隙凡食采於王畿者皆萬乘之數也使內外之分不嚴而畿內之卿大夫獲交於諸侯內外之勢一合則王畿危矣此王臣所以不得外交者爲是也今祭伯非王命非朝聘聘非奔奔非放而率然來魯何哉其來之意不可得而知也故直曰來以誅之說者皆曰祭國伯爵惟黎錡以爲字曰天子公稱公如宰周公之類是也其餘則字也祭叔尹子單子劉子皆字也不然劉子卒來赴以爲爵也當曰劉子卷卒何以直曰劉卷也以是知其伯叔子皆字也祭采已此說諸理故取之

公子益師卒

大夫之卒書於冊者其國之上卿當國者也生爲國之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君爲之不視朝撤樂減膳以著其戚登名於史冊以示禮也公子益師魯之卿也其事雖不見於春秋而史必書之以崇恩也此魯史之舊非聖人之新意惟書氏去族則見其善惡也公子氏也書氏所以別不書氏者以見褒貶焉或以公子爲命大夫或以公子爲世卿意之也吾於無駭詳之

二年春

事在時則不書月不月則不書王無義例他皆倣此謂隱公十年無王者臆論也

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說者皆曰會禮以會諸侯猶可也會戎甚矣噫不度時論勢而責人於難吾未見其達也先王盛時蠻夷戎狄皆列於四海之外叛則討

之服則緩之來朝則生之門外不與諸侯齒也周德之衰夷狄雜居中夏赤狄白狄伊雒之戎陸渾之戎驪戎徐戎皆與諸侯同處明王不作隱公其能驅之四海之外哉凡伯天子之使而我輒伐之魯與之有疆場之交能保其不犯牧園乎幸其不以戈戟相春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哉故不得不會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均小國地醜德齊初無以大相過也自入春秋疆凌弱衆暴寡以一日兵力之舒則要利幸勝於鄰國王法不行而諸侯專兵以犯侯度也春秋之初以兵入人之國者此爲兵首則其貶固不輕也入者以兵直造其國都也三傳書入之例穿鑿甚矣而春秋書師師者將尊師衆也書師將尊師少也書人將卑師少也君將不言師此春秋之常也至春秋之變則不然有君將而書人者有將尊而書人者賤也有師衆而書人者恃衆也蓋春秋不變文無以著褒貶書人者何也莒子也左氏以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則非衆也非將卑師少也人莒子以重其貶誅兵首也自是而後向不復見於經至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則向卒爲莒所滅而地入於莒也則莒之暴戾甚矣故聖人於此首誅之以見意

無駭帥師入極

極微國也以魯之衆而無駭之專帥大眾以臨之宜乎直入其國而無駭抗也然動大眾而陵小邦不足以言武而無駭所以然者將以示威於莒也故莒人入向向迫近乎魯魯人疑其東鄙之侵也故亦動大兵以脅之莒則不能無恐矣極何負於魯哉隱公即位修好於四鄰近而邾宋遠而戎狄皆會而盟之莒雖睥睨於東鄰亦將有以親之也故其後因紀子帛爲密之盟而遂結浮來之好則今

日帥師之舉非公意也無駭繼公子執國柄者也以其柄之在已而專為是役故聖人惡其專兵去疾以示貶殺梁謂隱不爵命大夫爵命自爵命耳何與於去疾者族乎是殺梁以爵命為命氏也命氏自命氏何干於爵命乎爵命何也禮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雖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任此三命也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此所謂爵命也何與於命氏哉命氏非天子命也其君之命也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以王父字為氏也如公子公孫皆生則姓之受氏之常也不必命於其君惟公孫之子不可稱公曾孫故以王父字為氏私所不安焉故必請於君而君命之此命氏也何與於爵命哉左氏謂無駭卒羽父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族也杜氏不達以為為無駭請族則無駭為終身無姓也豈人情哉然則無駭公孫無駭也無駭卒而羽父為無駭之子請諡為展氏也諸儒謬以爵命為命氏謂無駭不書氏為未爵命故愚力辯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

費誓言徐戎並與東郊不開則魯之有戎患蓋始於伯禽伯禽之賢不免設甲冑備弓矢植板幹峙芻茭而後能禦之蓋亦勞矣今隱公春會之戎請盟公辭及秋復亡盟而遂及之盟則知戎之有慕於魯而服之不勞也隱何足慕哉隱雖不正而有遜國之心視千乘之位如敝屣春秋之世蓋難其人即位之初和睦於四鄰故我因是而有慕焉雖歃血要神非戎狄所宜然而修疆場之好以弭兵息民者則亦春秋之美事也以文王之聖而事昆夷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疵焉春會而秋盟之隱公之慮患深矣則唐之盟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盟之隱公蓋亦知司盟之典不可紊再辭而不獲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譏不親迎也紀侯娶於魯而使大夫逆女非禮也伯姬魯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莒自入向之後多然有窺魯之心故無駭帥師入極以怖之莒雖小國僻處海上有夷風焉伺間而窺魯豈未已也紀裂繻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於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為魯謀也周官有訓人誹和萬民有合方氏除其怨惡則和諧諒怨亦聖人之所與也故裂繻字而不名褒之也卒之八年為浮來之盟莒魯交好終隱及允無東鄰之侵子帛之功也然則子帛奉命逆女而遂盟莒子可乎大夫出疆有可以尊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不惟足以平莒魯而紀魯之好愈篤則於其國亦不為無益也子帛裂繻字序莒子上主盟也或曰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何以不字曰結抗也大夫不可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結抗齊宋不旋踵而來伐結之罪也子帛盟莒子順也不旋踵而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聖人之書法視人之功罪而已何容私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隱公之妻也左氏以為仲子且安有元年先歸則至二年而後葬耶諷人甚矣天王雖微亦不致顛倒死生之理以死理昭生人也不近人情一至此哉公羊以為隱母亦非也隱既不自正安肯正其妾母為夫人且惠公元妃孟子則隱母聲子允母仲子均妾也仲子不得為夫人案婦謂不聲子亦安得為夫人非獨隱公不以為夫人聖人亦不與其為夫人也安得以夫人書若然則無以知隱之正矣曰均庶則長立隱公長也長則為正若妾母則均不可稱夫人也則是夫人子氏隱妻也隱既不自正亦安肯稱為夫人曰稱夫人臣子詞也魯以隱為君豈容不以子氏為夫人薨稱夫

人國人辭也不書葬隱不以夫人禮葬之也隱雖不以為夫人而國人夫人之聖人亦因而夫人之所以正隱之當立也

鄭人伐衛

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之亂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於是鄭人伐衛雖滑之奔不見於經然春秋之始鄭衛之怨不可得而考以克段之事觀之則段奔其子必不安於鄭餬口於衛亦無足怪者鄭不幸而有兄弟之隙而衛又因其餘孽而加兵於鄭蓋亦示交亂鄭國矣然聖人書鄭人伐衛若責鄭之深者何哉於以見鄭莊之不仁也管蔡之亂周公誅其父而錄其子蓋以為亂者管蔡也其子何罪故封之上以慰先君之心下以明已之私於殺也今鄭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子使柝栖然僑繫於衛而又加兵於衛焉使衛而不敵則滑復為鄭伯所魚肉也衛鄭地配德齊則其伐衛也必不以微者行今不書君將不書師不書帥師斥而人之貶鄭之辭著矣其後使州吁得以藉口而脅宋伐鄭宋鄭交兵迄隱之世不解職此為之兵端也貶而人之其旨遠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著天變以警懼人君也陰陽家流則曰日行有常度當食則食事之常耳莊二十五年一食不當食而食歷家誤也古有太陽當虧不虧羣臣稱賀者亦歷家之誤也嗚呼拘忌之學以天廢人不可以訓夫日者君象也君德不剛則陰侵之而薄食見於日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示孔之亂安得視以為常而不戒懼哉書曰乃辛卯月朝辰弗集於房替泰鼓鼙夫馳庶人走夫君人者當修德於無事之時而預憂於未形至天變作匹匹秦素服徹膳避正寢亦何及矣然與夫信誓史之誣視以為常而不懼者猶有間也故夫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

戒而已而左氏何休乃指一事一臣一國之應以爲驗此聖門之叛臣也至於或書朝或書日或不書日或日朝皆不書書史失之聖人之意不在是吾故略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歷十有三王而書崩書葬者五周赴於諸侯而魯會葬也故其葬之月日尊諡得書於魯之史冊孔子亦因史冊而書之書崩不書葬者四周赴而魯不會葬也故葬之月日尊諡不可知也崩葬皆不書者四赴有所不及魯示不會葬也則崩葬日月尊諡皆不見於史冊孔子亦因而或書或不書焉以見魯之無周而不會葬周室之微而赴告有所不詳也書葬者五惟文九年葬襄王書叔孫得臣如京師昭二十二年葬景王書叔鞅如京師其三則不書大夫如京師不書大夫如京師何以知其會葬曰微者也微者不登於冊又不可書魯人也禮莫重於葬王諸侯躬行正也以大夫非禮也況以微者乎聖人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以見意然猶愈夫不會葬者之甚也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春秋書王臣卒者二劉卷與此尹氏卒是也卒未有書氏者書氏譏世卿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既周之有尹氏久矣尹氏世柄周政至春秋而不改故聖人於此因其卒來赴而書之以見義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子朝奔楚世以氏書其譏可知也左氏以爲君氏卒葬于也且魯夫人皆書薨未有書卒者惟定公十五年如氏書卒哀公十二年孟子書卒蓋如氏哀公妾母定公薨哀未君也故書卒若以爲聲子隱母也隱即位於今二年非未君也何以不書葬孟子者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哀不敢以小君之禮居之故不書葬聲子非同姓也又何嫌況君非姓也不可曰君氏若以爲小君之君則經有書葬我小君者矣君

氏云者自不成稱謂古無是言也

秋武氏子來求購

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周室之衰諸侯不貢而天子至於下求春秋其可不作乎平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購而卒不會焉則購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於春秋未爲疆暴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可知矣嗚呼仁人君子視此可爲太息也而書生之論乃以爲不書天王爲天王諱惡夫子於此忍益諸侯之橫而不憫周室之微乎春秋書求者三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示不書天王說者遂以爲諱天王下求使若出於武氏子毛伯之自求焉然則允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天王無乃車服乃天子之所當求邪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車服天子之所賜反求於下不君也故書天王以示貶意不書天王以爲爲天王諱惡書王又以爲著夫王之罪周之微甚矣不容負天下之罪如此之重也此豈仁人之言哉不知武氏之來平王崩成王未君也毛伯之來襄王崩頃王在喪也諸侯在喪稱子若葬丘之盟書宋子既土之盟書衛子是天王不可書周子故直書王臣焉凡書求購求金求車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責天王哉武氏世卿也武氏子未命也八月庚辰宋公卒

分義天下之大問也君子不以小廉亂大分不以小廉廢大義宋之亂宣公啓之而穆公成之也宣公捨其子而立其弟是以小廉廢大分也穆公又捨其嗣而歸其姪是以小廉廢大義也故宋之亂者二世宣穆之罪也聖人非不尚賢也尚賢而臨分義則爭且亂故非朱均雖克舜不苟遜也益非不賢也禹傳啓而不授益豈禹之不能遜哉杜亂原也拘小廉持小謙未有不亂者隱公欲遜尤而亂吳王將遜也而亂苟不啓亂則大禹無事乎傳子以求異於堯舜也愚竊怪後世有啓之賢而不

傳以務過大禹無朱均之子而苟遜以借擬堯舜也宋宣穆再遜而再亂亂奪二世世義公而始定襄公不悅而又欲遜公子目夷幸目夷不受而亂遂已不然宋之禍又未艾也故愚因穆公之卒明分義以爲世戒云春秋諸侯卒必書名以名赴也葬書爵諡魯會葬也惟吳楚不書葬黜僭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外盟不志此何以志爲六年艾之盟張本也聖人無苟辭一言之志絲毫繩墨實有條理顧學者不可不考爾春秋之初宋鄭爲讎國而齊乃鄭之與國也石門之盟結舊好矣非首交盟也古者諸侯睦乃四鄰以蕃王室春秋諸侯無望其蕃王室各固私黨以要利而已隱公之世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則徘徊於二黨之間惟利是從蓋初比於宋矣至艾之盟而從齊附鄭故聖人於此書石門之盟而知齊爲鄭之死黨及六年艾之盟則知公從齊而附鄭也其事昭然可考學者無以傳誦經則聖意白矣

癸未葬宋穆公

內諸侯書葬常也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諱辭也魯史因其赴而說者以爲夫子尊內而黜外非也魯史因其赴而書孔子亦因魯史而書非黜也外書葬則書公我魯葬尊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在周爲三恪周之盛時擁上公之爵天子有祭腦焉有喪拜焉明王不作方伯連帥之職不修舊章爾東夷而敢稱兵扼之以掠奪其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自周之晚諸侯以疆暴相侵力不敵者則爲其吞噓千八百國至於春秋幾七十餘國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非侵小何以致此以大侵小固其勢也而莒何恃哉自入春秋首加兵於向天下無敢誰何者僭處海上時出而搏噬井蛙橫行自以爲無敵矣於

是扼扼之弱稱兵而據其封邑聖人其何以容之
春秋之初三見於經而兩入之以其近於東夷夷
之也至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而後
釋今日之憾然年婁之邑卒為莒有至昭五年莒
牟夷以牟婁來奔則牟婁又轉而之魯杞侯不特
不能復其侵疆而遷徙畏避之者不一於以知杞
之果不足證也徒守夏時何益於保邦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君臣之分與天地俱生與天地俱久順之則存逆
之則亡然世遠叔末亂臣賊子固有冒危亡而逆
之者然亦有逆之而不亡因以得國者嗚呼王法
不行三綱淪而九法斁春秋其可不作邪春秋書
弑君者三十六所以正君臣之分明天地之倫也
然有稱國以弑者衆弑之辭也薛弑其君比之類
是也有稱人以弑者微者也宋人弑其君杵臼之
類是也有稱名以弑者誅其人也宋督弑其君與
夷與此州吁之類是也宋督去氏州吁去後同一
賊焉追其命氏絕其屬藉也然則許止蔡般何以
不去世子去世子則不知其為弑君父也惟內之
弑逆則不書非私魯也隱閔之薨不書地葬非其
地也不書葬若不得葬也微而顯矣惟允公弑於
齊則書薨於齊蓋弑於它國不得不地也書葬至
自齊不得不書葬也惟去夫人之族以見意焉
聖人之旨隱顯抑揚抑自有旨亂臣賊子宜制迹
於後世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魯之遇為衛謀也左氏言公與宋公為會將尋
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遇于清以禮以地
考之疑左氏為得其旨清衛地也禮曰諸侯未及
期相見曰遇公與宋公將行會禮未及期各簡其
儀以遇禮見為左氏之說與禮經合而於地是有
據吾從之衛有州吁之逆宋魯皆衛鄰也聞其變
當如何曰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則衛

之亂宋魯所當謀也然二君相遇於衛地而返宋
遂從州吁伐鄭以濟其惡焉惡在其為謀也謀之
不善則遇之其以禮哉聖人所以不黜其爵而愧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為惡之罪輕黨惡之罪重蓋自作孽者足以殺其
身而已黨惡者誘人為惡其害可勝既乎春秋之
法誅惡人常輕而絕黨惡者重宋魯黨惡者也州
吁弑逆未有以定其位而悅其民謂前二年有伐
衛之師以為先君之怨未償也特加兵于鄭則疑
兵不敵而敗於前棉境而出則疑陳蔡之襲其後
彷徨籌度以為宋公子馮在鄭終為宋患乃逢宋
殤之意而假援於宋宋殤不之察舉兵而從之又
為之脅陳蔡以往蓋衛桓公陳出也而州吁弑之
疑陳合蔡而議其後也然已率陳蔡則陳有所不
從故借宋人之力而脅之宋殤陰隨其計連三國
之師以從其伐鄭卒之鄭不可克無功而返而宋
殤黨惡之罪膠不可赦嗚呼篡逆之人小人惡觀
其面而宋公奉社稷而從之尚何逆腹脹於聖筆
之下哉故聖人不以衛主師而以宋公為兵首誅
惡黨也惡黨孤則亂臣賊子絕矣

秋鞅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及宋公遇于清為衛謀也既而宋從衛伐鄭而
魯不從公知義也然公之即位常不自正而在朝
之臣常若已所不當臣焉故無駭帥師入極而公
不禁今鞅之出春秋黜族知其專也審矣衛之惡
宋殤墮州吁之謀而陷黨惡之罪隱公示不
能禁鞅之行而遂與宋公同科宋則自貶矣而鞅
之行吾竊為隱公惜之夫篡逆天下之大惡也盜
與小人偶小人取之隱公有遜國之賢而與州吁
同列其何顏以見宗廟哉雖其兵出于鞅而公不
在行然公不能制而魯國之人與其惡亦隱公之
辱也周公出征作大誥於時周公攝政也其誥必
稱王若曰以命之不敢專也今鞅不以公命而行

專之甚矣而公以千乘之權不能禁一公子何以
制命愚是以知寯氏之禍蓋兆於此易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
辭之不早辯也吾於鞅見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罪莫大於賊君國莫幸於得賊君弑而賊不討臣
子之罪也大司馬九伐之法放弑其君則殘之以
兵而殘其國矣非但刑一人也故法出於司馬而
不出於司寇用是知聖人責弑君之罪為重也春
秋王法不行君弑而賊逸者多矣弑君三十六而
殺罪人者纔六焉惟殺州吁及無知書人得討賊
之辭也而晉里克衛甯喜則書國以殺又目賊為
大夫蓋不以弑君之罪殺之罪國人也陳佗之罪
則陳不能討而蔡人殺之與蔡得鄰國討賊之義
而罪陳無臣子也蔡般之惡則蔡不能殺而楚誘
殺之亦非霸討也楚蔡兩有罪焉故下去世子以
示義其餘則或因而君之或因而命之或衍衍然
出入其國而無駭誰何者嗚呼司馬之法安在哉
夫子作春秋凡以與周公之典也彼幸逃司馬之
伐而卒受聖筆之誅吾因是而知褒貶之權不輕
於賞罰之柄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民情者一國之私也王法者天下之公也聖人不
以私害公是春秋之法也州吁既誅衛無君者只
三月衛人知康叔之祀未易絕絕丘之邑未易亡
然以蕞爾之地而介乎大國之間安能久為共和
之政而不亂哉於是求晉而逆之逆晉而立之自
民情觀之衛有君焉衛之本也然諸侯守天子之
土地繼先君之廟祧不有王法乎諸侯世子晉於
天子而立之諸侯繼世朝於天子而命之上受之
天子下受之先君正也不幸如衛之亂而無君則
大夫及國人請於天子擇當繼者而命之以奉康
叔之祀焉今衛無天子之命而自立君於一國之

私情則然矣天下之公法不其亂歟故聖人書衛人立晉不以一國之私廢天下之公也晉之有國上不受於天子下不受於先君是得國於匹夫也得國於匹夫雖塊處民上其亦何榮故聖人不書公子賤之也晉武公併晉合二晉之疆蓋示可以揜然自處矣而無不之詩必待大夫請命於天子使受七命之服而後安之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知子之衣安且吉兮必服其命服而後安且吉也宣公傲然自以為安矣使時有明王時有賢方伯問罪於衛則宣公不免為篡也而說者以為國人賢晉而立之宣公之淫盍君子蓋言也何賢之有苟以新臺苦萊為宣公末年之詩則是初賢也若其果賢必不賢於前而荒於後矣國人以為得一公子而奉之衛之宗廟復有血牲之祀已為衛國之幸也豈以其賢哉春秋書立君者二尹氏立王子朝書尹氏以見非周人之願尹氏一人之私也晉立書人以見國人眾立之也非晉所欲故不若齊小白書入無善可褒故不若蔡季書歸非外納之故不若衛朝書納聖人之旨粲然黑白矣故曰晉之立國人立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受天下之託者有天下之禮受一國之寄者有一國之禮禮所以尊君上亦所以屈君上何謂屈越於禮之謂屈匹夫而越於禮君子不錄也天子諸侯而越於禮則天下國家有議其上矣故堯舜不以位為樂而禹以位為憂也隱公千乘之君而不以禮自閑輕千乘之尊而獵魚于棠魚何物也其品不足以充乾豆則無補於宗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無益於國家而命駕踰境以越遠地為耳日之玩而已何有於禮哉四時之田講武以捍牧圉備物以薦宗廟動而非時獵而非地君子猶且識之況非田非狩而遊蕩無度乎天子非展義不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古之制也矢魚于棠果民事乎以目前之玩輕千乘之尊愚見隱公之不君矣春秋禮義之書也貴禮所以示諸侯度焉失陳也魚微物也于棠遠地也陳微物而越遠地為隱公者其亦念宗廟社稷乎愚竊為公危之

乎以目前之玩輕千乘之尊愚見隱公之不君矣春秋禮義之書也貴禮所以示諸侯度焉失陳也魚微物也于棠遠地也陳微物而越遠地為隱公者其亦念宗廟社稷乎愚竊為公危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州吁之亂外假先君之義以報怨於鄭而內不葬桓公其罪可勝誅乎宣公受國人之立已踐其位則當奉其宗祧而先君之祇至是十有四月公得國四月而後葬之國人何賴於晉哉聖人書之所以著其緩諸侯五月而葬

秋衛師入郕

先王盛時諸侯比小事大一德以尊天子周德既衰天下惟隱是恃以大凌小土地差廣兵力差強則懷併吞之志庸恤夫親疎遠近哉且衛與郕均文王之子康叔封衛叔封郕皆文之昭也自春秋衛強而郕弱衛大而郕小宣公入繼先烈不能奉康叔之戎索乃屢州吁之覆轍安忍無親掃重兵以壓郕聖師幾殆哉幸叔武之祀未易滅而文王之神靈未泯郕恃以存不然以衛之師而郕之小反掌為墟矣春秋將平師家稱師以早將敵郕易之以大兵直入其郭則於滅也嗚呼不仁哉宣公也非春秋何以治之至隱十年齊鄭又連兵入郕莊八年公又及齊師圍郕蓋不敵而降於齊焉雖然降而未滅也迄文十二年齊鄭伯來奔其後不復見於經計為大國所扼失地而奔而國遂滅矣然春秋之初郕被鄰國之兵者蓋始於衛故聖人於此謹之若曰滅郕之端自衛始故書師書入以重其貶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惠公以妾為嫡隱公謂庶為正惠公不幸不見正於春秋而隱公為妾受貶其又何辭孔千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隱公從父于邪尚可謂之孝乎春秋貶隱公凡以責孝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

而惠公之廟諸侯禮無二嫡則仲子死其何以祭之隱公於是考宮於外以奉先君之死也然則考宮禮乎曰古無是禮也妾母之子立而繼世則立宮以祭其母於子祭於孫止先王為是權時之禮以慰人子之心也隱公非仲子之子而為仲子考宮此何禮哉其意以為已非嫡子允公嫡子也允幼而已代之位則凡已之立為允立也吾當代允公為母立廟以享之不知仲子之為嫡先君邪心也手文之妖其可案先王之典哉愚以是知仲子之宮隱公之禍基也允公見隱為已母立宮則掩然自立之志蓋已馳於為氏矣獨恨其竊發之遲考之為言落成之謂也官成而禍成矣故聖人不書立書考武宮煬官立於五廟之外為僭故以立書仲子之宮非隱公所宜考故以考書一字之間其旨遠矣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是乎非乎曰無問是非當議其數數定而禮定禮定而是非定然則公穀與眾仲異又宜何從曰從眾仲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公穀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四思竊以高赤之說為不經且天子諸侯大夫士有廟則有祭有祭則有樂祭之與樂如食必濟以飲衣必副以裳未有食而不飲衣而不裳者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每降以兩樂舞示然此為合於廟制而謂諸公六諸侯四則伯子男不當有樂耶大夫士不當有樂耶季氏舞八佾於庭是大夫有樂舞也是四而僭八也豈季氏初無樂而直僭佾邪魯用天子之樂舞八佾而季氏僭擬其君亦用八佾也謂伯子男大夫士無樂舞者漢儒謬說也而後世有附其說者曰周禮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與舞小祭祀不用舞伯子男大夫士安得用樂嘻小祀自小祀耳遽可以比伯子男大夫士耶上自天子下及士立廟所以尊祖也人各以祖為重

安可謂之小祀哉。鄙人甚矣。然則衆仲之說正矣。而仲子之官用六正乎。曰魯用天子禮樂。宗廟舞八佾。常也使仲子爲正嫡。則各附於廟。同舞八佾矣。仲子不得附廟。立官於外。而隱公疑之。於是衆仲之問隱公。以爲廟外立官。不可同宗廟之禮。於是殺而用六焉。故聖人書初言魯世用八佾。至是而初獻六羽也。噫。以爲不可同宗廟之禮。則如勿立。既立而徒殺其舞數之二。是隱公知其非而覆爲之也。是隱公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於先君之邪。而不能正也。愚於此。又見公之不智也。不智不孝。隱公之罪深矣。然則聖人誅之與曰譏之。隱公有君子之資。而未聞道。責其不智。不孝。所以待君子也。

邾人鄭人伐宋

鄭雖於宋固也。而邾人主兵。何哉。邾區區小邦。必不敢先犯宋。宋鄰於邾。必有以侵之也。左氏謂宋人取邾田。邾人請鄭伐之。取田不書。不赴也。則邾鄭皆有辭矣。然衛魯宋伐鄭。而宋主之。邾請鄭伐宋。則邾自爲主。於以見聖人誅黨惡之重也。宋從州吁伐鄭。以怙惡。而鄭從邾人伐宋。以報怨。情有逆順。聖人原情而已矣。

螟

洪範八政。以食爲首。食者民之命。而稼者食之本。蟲螟食稼。稼傷而民傷。民傷而國傷。故聖人書蟲螟之異。凡以爲民而警懼人君也。君人者。宜修德以弭之。而後世君德不修。乃遺捕蝗之使人。人力其能勝天乎。春秋書螟者三。隱之世二。莊之世一。而何休曲引附會。以爲矢魚之所。致到欲以爲逆諫之所。生指一事。以應天災。何天之不廣。屑屑於一二事。而致災也。若百度皆不舉。則百蟲蠢動。盡驅而出之。以應人君之失。然後爲應邪。愚讀三傳。竊鄙休之學。凡誣幻不稽之說。休公言之。而不愧吾不欲觀之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解見元年公子益師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鳴呼。宋鄭之怨。於是深矣。四年宋兩伐鄭。五年秋邾鄭伐宋。勝負相當。可以已也。今宋又伐鄭。以圍其邑。誠何時而釋邪。春秋將卑師少稱人。常也。今伐而圍其邑。非將卑師少也。兵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長葛大邑也。所謂用大師矣。而聖人書人。賤之。蓋前日勝負相當。怨已償矣。宋人復起兵端。以賈怨於鄭。況又圍其邑。踰年而不解。其意以爲公子馮之在鄭。必得之。而後已也。且穆公受國於宣公。穆公卒。卒而還其子。穆公受國於穆公。而志殺其子。人之賢愚。蓋已判矣。雖穆公之遜。不爲義。而殤公必將殺馮。又得爲君子乎。且志於殺馮。鄭何罪哉。卒之連兵結禍。十年不解。終罹華督之禍。非不幸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膏利以求人者。辭亢而情柔。膏勢以要人者。陰進而陽退。鄭之渝平於魯。非得已也。以經考之。鄭於魯固未嘗有怨。隱四年而鞏帥師從宋伐鄭。雖兵端生於宋。而鞏實從之。是示不能無憾也。鄭雖於魯而怨。未償今乃頓釋前憾。而求平焉。若鄭伯之能惡怨也。苟無故而平。不其美歟。而鄭之來實爲宋兵所扼。懼魯人復整兵從宋。則鄭益殆矣。乃遣使致平。以離宋之黨也。且平而言渝。有以致於我也。何致哉。八年之祁田也。八年歸祁而致之。何祁有所膏也。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反兵救我。我當以祁田饋魯也。既而鄭徒言之。而祁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然亦不救鄭。蓋有所要也。嗚呼。若是而曰平。果足爲平乎。鄭有所膏。魯有所要。來致相而已。故聖人書曰渝平。焉齊平及鄭平。與宋楚之平。直然釋怨矣。今日渝平。致平。意而已。實未平也。三傳互失。無足據。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爲與國。齊將救鄭。則地隔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來渝。平齊爲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爲艾之盟。當是時。宋圍鄭邑。蓋六月矣。其危益甚也。齊之爲是盟。蓋亦迫矣。而魯終未之救者。祁未入也。觀乎此。則魯之所以要鄭者。又可見也。

秋七月。

無事必書首月者。備四時也。間或有不書者。傳授脫之。

冬。宋人取長葛。

宋圍鄭。長葛踰年不解。必取之。而後已。其爲惡不既深歟。書人書取誅之重也。然長葛被圍。鄭求成於魯。而魯不救。繼又會齊爲艾之盟。而兵卒不出。坐觀宋人取鄭。已而曾無隱恤之心。鄭膏利以求人。果何益哉。不若爲華元登床之謀。未必魯人不憐而救之也。此可以爲膏利不誠者之戒。然而隱公於此。示不得爲君子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許嫁者也。待年於父母之國。至是歸焉。媵不書。歸此何以。書爲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鄭。張本錄賢也。紀之滅。宗廟在鄭。歸奉其祀。其不以存亡而虧婦道。叔姬之賢也。故此首錄之。以全其終始焉。媵非賢。不書。蘇轍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是以位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獨可以廢賢乎。蘇之學左杜之義。疏耳。去經遠甚。吾未嘗觀焉。惟此義爲近。經姑存之。至謂小國無大夫。此又從杜之疎。而不知正也。禮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何謂無大夫。

勝侯卒。

諸侯卒。或書名。或不書名。從赴也。故禮曰。諸侯不生名。薨則赴以名。或不赴以名。小國不達禮也。左

杜謂春秋一切從赴告則疎矣若諸侯卒是當從赴告者也乃反立例曰凡諸侯同盟葬則赴以名開有不同盟而示赴名者杜氏則曰未同盟而赴以名知其師之謬而不正但曰未而已且既以爲同盟則不必從赴以爲從赴則不必同盟立例自交攻吾所不曉

襄城中正

諸侯城邑宮室池觀苑囿皆有常制不可亂也圯而城之故而新之以守國保民示所不可緩而春秋之城築新作皆書之何哉不識其不時以妨民則識其創作以達度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龍見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於以戒事喻民將有土功之役也火見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於以致用致築作之物堅良而不蠹也水昏正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於以裁板穀農務休而百穀成民可以役也土潤而膏植裁必固也日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民不可以久役墊不可以加插役不可以不休也故春秋之城惟十二月爲得時衛文公徙於楚丘建城營室爲得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星昴而正中即水昏正也故雖役民而民美之不妨農也凡春秋之書皆不時周之夏今之春也而城中上乃春東作之時而役民事城民失業矣其他城即城祝上之類皆不時也或得時而書則必一月而城二邑勞民也如城諸及防城諸及鄆是也或城非其地城小殺城虎牢之類是也非城之不時則城二邑非城二邑則城非其地皆識也其或新築新作則有義存焉新者革故之辭新庭是也新作創作之辭作南門之類是也築者築所不當築第三臺之類是也凡以恤民力而繩遠度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長葛而魯兵不出艾盟何益於鄭哉蓋魯有望於鄭而鄭有要於魯所望者不至而所要者不遂則魯鄭之好蓋在成否之間魯公之插足則宋鄭之疆弱繫之故齊復遣弟年聘魯而卜進退焉魯蓋決有望於鄭不能勞師糜財以興無益之役也齊年之來必彌滿其言而告之曰吾之與宋未有隙也而鄭平於我蓋空言矣吾安能以空言而欺實好哉年歸反命而鄭賂卒不至故秋公遂伐鄭蓋以知魯兵之不能虛出故明年春遂以初來歸焉則年之來豈爲聘問哉假聘問之名而爲鄭求魯也然齊有大夫爲行人今不以大夫而遣其弟私之也且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國之常也今不曰公子而特曰其弟年蓋同母弟也稱弟親之也若曰吾之弟云耳且父子兄弟之閒君子不以恩掩義蓋恩勝則寵生寵生則驕驕則亂此理之必然者故叔武武王之母弟也惟封之卿與諸侯伍而已友宣王之母弟也亦封之卿與諸侯均矣不敢寵以私而驕之也春秋之諸侯知有恩而不知有義不知私之適所以敗之也鄭莊封段以大邑而卒至於亂亦可以鑒矣而諸侯必私其母弟曰弟故弟之書於經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殺惟齊之弟年不叛不奔及其子無知遂肆其毒而賊僖公焉則寵而私之果有益乎春秋書弟凡以垂戒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淮南厲王與父梁王之亂而文帝之賢不免乎尺布斗粟之朝則春秋之訓可不鑒哉

秋公伐邾

邾魯之附庸也元年嘗從公盟未有以戾於魯也而公於此乃爲宋伐之若誠爲宋伐之猶爲有辭曰宋於我爲與國而邾我之附庸何敢伐吾之與國今乃爲勤鄭而伐之志於得鄭之賂也魯欲得賂而邾被兵何名哉加兵於邾以費二國魯卒以

得賂而邾橫受其毒既而得鄭賂矣遂從鄭伐宋今日爲宋伐邾明日爲鄭伐宋於此益見伐邾之無名宜邾人之不我服也故終隱之世邾不復通於魯灼知隱公之不足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君臣之道交濟而天下治君天象也臣地象也天地交而萬物通君陽義也臣陰義也陰陽和而萬物得天道下濟而地不上行則暝陽唱而陰不和則亢天子諸侯君臣之大分也故天子於諸侯有時聘問問歸服錫命之寵而諸侯於天子則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儀所以交濟而成天下之治春秋之時天子下聘錫命歸歸歸歸不勝其勤也而諸侯何有一觀九陛之下者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以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隱公捨然當之不以爲抗已則不朝矣示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答天王之勤哉故夫春秋之亂君臣之道不交也聖人作春秋垂中興之教故責諸侯朝王爲重諸侯復朝中興之本也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古者敵國賓至侯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至於王臣則皆官正莊事畢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道陳以聘楚侯不在疆宰不致膳單子知陳之將亡則尊王臣非苟以重王命而國之興衰從可卜也蓋諸侯尊天子則大夫尊諸侯亦上下之常分耳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過衛而衛不加禮使蕞爾之戎得伐之以歸戎在所不責也而魯衛皆周之叔父伯父王臣至而不衛焉所謂冠誅姦之法存乎亡乎愚觀單襄公之言而知魯奪於三家鄭制於七穆有以自取也凡伯不能死節將天子之命委諸戎狄聖人書以歸凡伯之罪示不輕矣楚丘衛地也凡伯已於凡凡在黎陽與衛爲鄰蓋凡伯將歸其邑戎故以兵伐之不然一人而曰

伐豈理也哉或者以爲大天子之使不考其地妄爲之說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宋衛遇于垂齊命也何以知其齊命見瓦屋之盟也齊之爲鄭謀久矣然魯公卒未從前年魯又爲宋伐鄭則若無意於鄭焉齊惠魯之不從則鄭之禍未艾也將會宋衛而平之於鄭宋既喻年伐鄭取其長葛蓋已償怨矣故示懼鄭之報怨將從其平焉故曰垂之遇齊命也垂近乎鄭何以知其近

鄭允元年公會鄭伯于垂則其近鄭可知矣宋衛遇於此蓋以觀鄭意也至秋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則垂之遇非齊命而何

二月鄭伯使宛來歸祔庚寅我入祔

嗚呼春秋之世利勝義也久矣隱公初睦於宋何其篤也宿之盟清之遇何其親也聲從宋伐鄭何其信也及六年鄭人來求平且言致祔田則公之待宋不若前日之親公之從宋不若前日之信如睹觀望以期祔田之至齊侯盟之而不從齊侯聘之而不答且伐鄭以抵鄭焉鄭伯知布空言不足

義輕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之盟齊平宋鄭也平宋鄭而鄭不與盟何謂平耶鄭不肯平也鄭不肯平而齊宋徒盟何益哉宋追之也蓋初平宋鄭在未入祔之前也而入祔之後魯挈因而從鄭鄭得魯之援又已入祔於魯其肯行虛勝而不責報哉宜鄭之不肯平也鄭得

魯則宋不能無恐而求於齊爲急故宋序齊上上之盟也卒之鄭不至而三國參盟焉處盟何益哉蓋魯已得賂則齊肯從齊鄭已得魯則安能下宋齊徒爲是盟固無益矣然示不肯無故而棄鄭之好也曰吾安能從新附之宋而肯久好之鄭哉故宋棄是盟而復從鄭焉初而爲鄭求魯繼而爲宋求鄭鄭卒不我從乃報盟而伐宋齊之交亂亦已甚矣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自密之盟雖受紀人之平實未嘗與魯通也至此七年而後爲是盟豈至是而平始成邪蓋前日千帛之盟莒有窺於魯也子帛盟之修紀好也因爲魯致辭而已然莒卒不敢加於魯者知魯之未可動無從嫁怨於魯而敗紀好也今隱公既受鄭祔將空國以赴鄭之求則疑莒人之議其後故因尋密之盟以成紀好焉蓋無繫而求於人則其情舒有畏而求於人則其情迫莒塊爾小邦其敢抗魯乎前日子帛之盟紀大夫也而莒子躬執血而不辭今浮來之盟公在是也而莒以微者執牛耳豈莒人抗公之罪哉公自辱也而有畏而求之也故爲內諱則沒公而不書及高偃盟是也高偃抗也內外皆微者則書及而已不可書魯人也及宋人盟於宿是也內不沒公而外書人者著公之辱也此浮來之盟是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去族貶也無駭專也終其身而貶之或以爲未命或以爲未爵以爲未命則人未有終身無氏者若未爵則士也士微者也微者不登於冊安得書卒卒魯之正卿也挾卒同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即位於今九年未嘗遣一介如京師而天王

元年來歸暉三年來求聘七年八伯來聘九年南季來聘且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諸侯事天子之節也而天王反行之於魯魯安受之而不作嗚呼諸侯之抗周室之微也極矣舉魯以問他邦齊晉宋楚之疆又可知也周制一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且以五年一朝則隱公及是九年當再朝矣再不朝而天王一貶一求二聘焉聖人著天王遣使之節所以誅魯再不朝之罪也周公貶爵削地之典不行於春秋而孔子代之賞罰焉安能私魯而不誅哉書天王下聘則若魯不朝之罪也於以嘆周公之衰而不令子孫自敗周公之典也餘義凡伯詳之矣

三川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公穀月日之例吾未嘗觀焉蓋衰貶初不在月日也然亦有因月日而見衰貶者如城築土功非月日則不見衰貶九月城費十二月城諸及防是也代取兩邑非月日則不見衰貶辛未取郕辛巳取防是也祭祀之禮非月日則不見衰貶正月己丑烝五月乙亥嘗是也天之災變非月日則不見衰貶此三月癸酉大震電庚辰大雨雪是也八日之間而天變如此非日何以知之此因月日見衰貶者也公穀以爲或謹而日之或謹而月之或日卒或不日卒或日以危之或不日以信之衰貶不在此是也公穀謬例也君子所不學也三月今之正月大雨震電豈其時哉況八日而大雨雪且陽極而大震電陰極而大雨雪大雨必於夏大雪必於冬陰陽之運然也今於正月而兼冬夏之電雪天變甚矣聖人書之以見陰陽相反責君臣調和之失也魯君臣可知矣

挾卒

挾之功過不見於經而卒去其族必魯大夫之真恣者也公子益師公子彊功過亦不見於經而卒

著其族雖不保其賢知其必不如無駭挾之專也然則公子暈於允公可謂專矣而不去族何哉蓋之於允公不必去族而後見其罪於隱公則不去族不知其專故暈於隱公而見於經皆去族以見意於允公則著其族以見允任之專而待之重也非挾無駭之比

夏城郎

備宋也郎即今之單父魚臺是也單宋地郎通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為杜充橋虛之策故西城郎以備之噫不務講信修睦以和四鄰乃見利忘義叛宋以從鄭兵未出境區區然盟莒人以固其東城郎以備其西利之役人一至是哉為利所迫尚何暇顧天時之正否民力之豐凶邪故雖東作之時城役妄興而不恤也嗚呼為隱公之民者不其艱哉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於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

其戡利之溺人也甚於水水平人狎而玩之卒陷於死利甘人悅而嗜之卒陷於不義與其不義也寧死故君子不避死而避不義隱公其先蓋賢君也即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弟綿交四鄰會盟交好以息民和象苟廣而充之以克厥終不幾於賢歟自鄭莊以利導之劉防來歸隱得防田則見防而不見義背宋之盟赴鄭之會屈身盟莒動舉城郎以為從鄭伐宋之計初防之未入也齊侯會之弟年聘之亦為鄭謀也而隱不若今防既歸則防之會倒屣而從中丘之會欣然退聽反站之間將孰謀哉謀宋而已故中丘之會歸未及國而君臣掃境同疾於宋宋何負於魯乎由防田之路也隱公於此尚何足為賢邪一為利昏則終身陷於不義視防為利則視千乘之魯果能脫然歸其弟乎宜菟裘之老不見信於允公而

公子暈得以行其譖也嗚呼觀隱公之禍則知義仍重防死也故愚論之以為溺於利者之戒云

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仇宋者鄭也而伐宋之役乃齊主兵而魯從之何哉蓋鄭之疾宋固其宜矣而為義不終者齊也見利忘義者魯也故聖人罪齊為重何則鄭被宋兵者期年而失長葛則鄭之報宋人情所不免而齊何為者哉齊固黨於鄭也其間為鄭求魯者無所不至魯未之從也則入盟於瓦屋而平之於鄭鄭復不受遂背盟而會魯伐鄭焉隱公初黨於宋至得鄭昭則不受齊平而必於伐宋則夫宋鄭交怨兵連不弭者實齊魯之為也故聖人書之若齊魯伐宋而置鄭於不爭之地聖意蓋可見矣內出主師而去其族外以齊為主而皆人之鄭憾宋之極必不以微者行齊方比於鄭必不以微者會則齊鄭必其君將或上卿也而春秋皆人之其貶不幾重然三國之貶齊魯為深蓋以亂濟亂者實齊魯為之備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魯之於宋何憾哉而君臣疾之如世讎焉蓋會齊鄭壓宋境而申公復潛師出其不虞而敗之決旬之間奪宋二邑宋固未嘗有怨於魯也魯之肆毒於宋徒以得防於鄭故鷹鷂之報擒縱博擊惟爾所使謂宋嘗取鄭長葛吾取其二邑則得失相當然後足以報鄭也鄭則仇宋矣而宋何負於魯哉況夫失長葛者鄭也得防於魯也鄭得虛報而魯受實利宜隱公之樂為也取防於宋伐宋之前取郕防於既伐宋之後鄭宋兩失其邑隱公兩獲其利公蓋自以為得計矣而不知上下征利而國危也孟子曰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則夫隱公鍾亟之禍蓋成於此矣方其潛師於菅一戰而得二邑豈知禍之至於此邪嗚呼戒哉

和牙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春秋無義戰然樂以為不義則同一貶焉若然則聖人無所寓其賞罰而春秋不作可也故聖人於不義之中必誅其兵首兵首誅則兵端息春秋之法也宋鄭交惡久矣然問兵端則起於宋隱四年宋人助州吁為虐以稱兵於鄭鄭無功而秋又伐之鄭蓋有辭也以為已與衛為仇而宋何憾哉故五年連鄭兵伐宋償怨也兵可以息矣而宋不戰復有長葛之圍繼取長葛則鄭又不能無報也於是前日之伐取郕防以報長葛之失則勝負相當得失相償宋可以已矣今鄭師還未及國而宋繼以兵入之卒鄭有備不能憾其社稷則又連蔡衛以伐其附庸宋之為志亦已酷矣鄭伯出兵乘之戴闕其前鄭扼其後一舉而取三師焉三國之敗非不幸也故聖人舉而人之誅兵首也鄭伯以奇取之聖人幸其勝表而爵之所以異於宋也或者疑鄭之孤兵不能取三國之衆更以為鄭伯乘危取戴噫蓋亦不近人情矣戴鄭之附庸既屬於鄭矣何必取哉何以知戴之為鄭附庸戴今之外黃是也居鄭北鄭三國入鄭不克故移兵以戍其附庸不然三國伐戴何損於鄭哉若鄭伯乘危而滅其附庸則當書滅惟內諱滅則書取取鄭取鄭是也外則直書滅未有諱而書取者以是知其非取戴也取三師矣如書取鄭師於雍丘取宋師於岳之類是也不然鄭伯滅人之國何以得書晉說者又以為鄭伯伐三師取戴而歸復為附庸非滅也若然則書鄭師救戴足矣何用伐而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之為國介於齊宋之間今濟北是也濟通單父單父宋地則郕當齊宋之境上也春秋小國惟疆是附計郕必附於宋而不事齊故齊人魯鄭伐之前日宋人伐戴鄭附庸也今日齊鄭入郕宋與國也宋鄭交怨附庸與國何負哉故鄭伯伐三師書

爵今人鄭書人聖人褒貶嚴矣左氏以爲討違王命於經無所考不足據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朝天子禮也而諸侯相朝何爲哉先王許其相朝所以一其尊王室之心也然周禮諸侯邦交之法世相朝而已春秋諸侯豈必繼世而朝哉迫於疆弱之勢緩大國之討救危亡而朝也故朝於魯者滕薛邾杞而已齊晉宋鄭未嘗一至魯之庭也魯之所朝者齊晉楚而已未嘗一造滕薛之庭也所謂交相朝者無有也然一君朝一君受之猶曰爲兩君之好也今滕薛旅至於魯庭魯侯亦旅見之鳴呼借亦甚矣天子旅見諸侯隱公亦旅見諸侯其事何以訓哉故聖人書曰滕侯薛侯來朝而魯侯之罪著矣且魯之於大國也雖大夫至而不旅見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聘不敢旅受也而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盟亦不敢同盟也盟聘且不敢同而況旅見乎至滕薛之君則旅而受其朝鳴呼僇者雖大夫而畏之弱者雖國君而藐之春秋之世惟彊是恃於此蓋可見矣滕薛來朝而魯侯旅見之則魯衛之朝於晉楚又未必不旅見也則夫周公明堂之禮豈復夢見於京師哉夫子書滕薛之朝蓋有歎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於時來

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鳴呼隱公之果不克終也君子雖欲救之無及矣自八年入鄭初田叛宋從鄭利心炎熾熾不可遏及十年則說兵伐宋攘其二邑自以爲得志於四鄰而不知禍發蕭牆近在旦夕今復委宗廟社稷而會鄭於時來以謀人之國秋遂及齊鄭入許逐其君而利其地其初輕千乘之心安在哉故自許歸國而爲氏之禍不旋踵則雖得許曾何益乎然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之役則以魯主兵蓋以爲成鄭志者魯也公及齊鄭無故入許宜得重貶

而今書爵蓋不書爵則無以見公之危也禍在頃刻而不虞越境踰時而不反國人爲之戰慄而公不懼則輩之禍實自作孽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外弑君書弑內弑君書薨爲內諱也然則諱而書薨後世何以知其弑曰不地則知其弑不葬則知其不成喪然隱閔皆弑也皆不地皆不書葬固也而允亦弑何以書地書葬曰是有微意也隱閔書地則不知其弑允公不書地則不知其弑允之如齊姜氏志也允弑於齊亦姜氏志也不書葬於齊則何以知其弑於齊蓋地非其地則其弑可知也齊人弑之則魯之臣子安得不葬不書葬則嫌於魯自弑也莊元年書夫人邇於齊而不書姜氏夫人奔則與弑可知去族則其罪自著蓋不在不地不葬而後知其爲弑也

不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不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二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天下所以爲唐虞爲成周者王法而已天下所以爲桀紂爲晚周者亦王法而已王法行則侯度謹而天下治王法弛則侯度廢而天下亂治亂係乎王法王法係乎時君春秋之時時王不能持王法而天下日趨於亂孔子抱王道持王法而不獲伸於時寓之於春秋凡春秋之書王以王法正天下也故十二公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以王法正之也然必書月而後書王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事在時則時而不月不月則不書王書王必下有所繫則不可虛書春王於文不順也故十二公之中有月則無不書王者有月而不書王唯允公而已所以見允之無王也允弑隱而自立天下大逆也元年書王以王法治允也二年有王爲天下著王法也望天下有以王法治允者既而鄭伯怙其惡齊陳比其亂滕杞朝之戎狄盟之則四鄰無復問罪而允之位定以王法無所望於天下故孔子自三年以往則不書王不獨誅允無王天下無王法也至十年而有三國來戰之師三國之來固非聲允之罪而來也然跡若可予聖人不問其情而取其跡故於此復書王因爲天下存王法也至十八年允公有如齊之役而聖人復書王蓋以允之罪雖死而王法所不原也然則宣公亦篡也何以獨書王蓋宣公之篡宜不與其謀仲遂立之也允之逆躬自爲之在王法尤重也治其重而輕自懲此聖人之意也

公即位

如其志也吾於隱公既言之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秋大水

冬十月

事大之禮以讓行讓之實以損謙損之衆自卑以
卑人之義也春秋小國之君皆謙損之衆而不吞
噬於大國者幾希故滕以侯爵而降孫子杞以公
爵而降稱侯伯子薛以侯爵而降稱伯皆自降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鄆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督弑與夷而立馮則宋亂旣成矣何待諸侯而後成之蓋逆賊之命輕於鴻毛危於累卵諸侯一

會於稷而命重於九鼎焉位安於泰山則宋之亂非稷之會不成立也然是會也魯之志居多蓋同惡相濟盜之常情耳而聖人以齊主會何哉蓋盜與盜相濟不能保其無危天下之非盜者尚可以謀其罪也惟非盜而與盜比焉則盜之心愈安知天下無復議矣則夫怙惡成亂之罪實齊鄭陳爲誅首然陳嘗怙州吁之逆隱四年以衛伐鄭是也鄭先怙魯允之逆元年垂之會是也惟齊則未嘗怙亂而於此亦從宋亂焉故聖人以齊主之誅齊侯黨惡之罪首於此也既而爲謹之會納女於允而不取則今日稷之會不獨成宋亂而魯與其安是一會而成二國之逆其罪可勝誅乎然春秋書會未嘗書其故唯稷與澶淵則書其故蓋辭不顯則罪不著聖人於魯蓋嘗爲之諱而於此則直書以成宋亂成者乎也更平曰成微而顯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利者亂之媒也天下尚義不尚利亂何以生唯利萌於中而義晦於利則冒死而不顧庸恤大亂哉故督利於得位則冒弑逆而不恐馮利於得國則冒篡奪而不慙允及齊陳利於得路則冒黨逆之罪而不恤允從乎亂而得鼎則齊陳鄭主會者肯無賂而故宋哉書魯取鼎則三國均得賂也以亂乎亂而受其賂尚何以爲人然鼎在宋而謂之郕本郕之分器也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郕則郕爲宋滅久矣前日地入於魯今日分器又入於魯然魯皆取之宋也而聖人必繫之以郕器從名也名正而分定分定而天下安聖人之教也允得是器所謂不義之賂矣而且納之太廟太廟周公之廟所以累周公者多矣不曰置不曰獻而曰納納者內弗受也周公豈忍視之哉聖人藝文書納所以爲周公誅子孫之不令者以申周公之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義同滕子

蔡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之說出於野史學經者所不取然時有合於經則君子所不廢蔡侯鄭伯會於鄆左氏曰始懼楚也然以地考之蓋合於經鄆在南陽通於楚鄆侯曼姓實女於楚武王所謂鄆曼生文王者也則鄆爲楚婚姻之國今蔡鄭會於鄆則鄆侯亦與會是蔡鄭必有畏於楚而託於鄆也然鄆且不能自保庸能庇蔡鄭乎至七年經書鄆侯齊離來朝諸侯失地名是失地而奔魯也以朝禮見故不曰奔計來朝距今十五年而失地出奔必楚逼之也蔡鄭託於鄆而鄆先亡則楚之熾蓋基於此卒之蔡鄭常當其衝無歲不有楚師聖人書鄆之會以若夷狄亂華之漸而中國不察也

九月入杞

七月杞侯來朝而九月入杞愚是以知其朝禮之不順也魯侯爵而杞以侯禮來朝能無抗乎故歸未旋踵而兵入其境雖哉小之事大也其後會魯求成而已終允之世不敢朝也蓋懼夫重得罪於魯焉至莊二十七年既婚於魯而後來朝然不敢稱侯降曰伯以伯禮朝也其後又降稱于蓋職此之由矣雖然大國則然矣而魯於春秋未爲疆國又負篡逆之惡於天下不內愧其不正而外責禮於人使杞有中智之君謀於大國而兵之魯何辭哉惜乎大國首庇其惡而無能申杞之義者於以知勢利勝而義不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諸侯有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先王制是禮所以閑諸侯之妄舉而繩其出入苟行而非義則足躊躇而不進難於告廟也若矯舉以告則懼欺其先君而干責責矣不義而反則顏怙怙而心不寧難於策勳也若飾辭而書則懼索其史冊而不信於後世矣出而懼先君反而畏後世則諸侯無妄行而不踰侯度舉爲賢君此先王

制告行反至之禮意也春秋諸侯是禮存乎平

曰文存而實亡矣十二公之中君行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者八十二不至者九十四是擇其可至者至之至則書於冊或飾辭而策勳也故有書行不書至者告行不告至也或至以前事或至以後事或至伐或至會擇其可書而書之冊也聖人亦因其實而志之此聖人所不必修回舊史而自見意者也其行有善惡因事自見至有久近因時自見行而不義則君子見其惡出而論時則君子知其危今九月及戎盟至冬而反其出而不爲不久然以篡奪之君而出會戎狄其行之善惡又可知矣隱公亦嘗及戎盟然先會而後盟則其盟爲安況隱公即位有遜國之心或未必無所慕而來也先會而後盟外爲志乎求盟也今允公內不自安而有求於戎故書及及者內爲志焉耳然戎狼子野心使之首竊發於壇坫間而數允篡逆之罪吾知其殆哉其至而策勳於廟蓋已幸矣此又因行而見其危者也

二年春正月

允八十有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而不書王者凡十有四年諸公之年唯事在時則不月不月則不書王春秋之常也允公惟九年紀年姜歸於京師事在時其餘則皆在月有月而不書王誅允之無王也一歲之首諸侯之正朔必受於王故曰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今允直書月而不書王若允之自立正朔無王甚矣聖人非苛誅允之無王亦憤天下無以王法正允者故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聖人以王法治允也然則天下弑君而無王者固多何獨治魯哉蓋聖人因魯史以著王法則凡天下無王者可以類誅也而公羊子附會以爲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弑定十三年誅其若比何以不書王十年書王以爲正曹終生之卒而十七年蔡封人卒何以不書王此皆不足

據餘義已見元年

公會齊侯于贏

婚姻之義人倫之始也始不正則終之以亂理之必至者也允之娶於齊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會齊侯於贏遂以成婚允之意蓋急於得齊也特因婚以固齊援而已不知得齊而定位一時之權也因婚以亂魯一國之患也其後文姜荒淫陽制於陰夫弑於婦蓋基乎始之不正也嗚呼允公初豈知其禍之至於此哉夫舜始於嬪二女故書首虞書文王始於刑寡妻故詩首關雎天地始於陰陽交故易首乾坤蓋夫婦人倫之始父子君臣繼是而後正也允公苟得婦豈復念及此哉然聖人書之所以正人倫之始學者觀此亦可以知詩書易春秋蓋相為表裏也

夏齊侯衛侯齊命于蒲

春秋雖因文以見義然不稽之以事則文不顯苟徒訓其文而不考其事吾未見其得經意也春秋始隱終麟獨書一齊命說者疑其罕書則謂其寓褒貶必深或以為褒則直舉之三王之上謂不盟不誓約言而退為近乎古或以為貶則直指之匹夫之下謂不盟不會以草次相見為禮至陋復有求其說於褒貶之外者則又謂齊為方伯之後衛有連帥之職命者上制下之稱兩不相下而齊命焉是數說者皆泥其文而不考其事非經意也夫齊與衛自入春秋固未嘗相比亦未嘗交惡然齊嘗附鄭而衛常附於宋宋鄭則有怨矣齊衛固無憾也隱八年齊侯常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為瓦屋之盟既而鄭不肯平齊復從鄭衛亦復從宋齊衛各從其所主亦嘗與兵焉十年齊從鄭伐宋衛亦從宋入鄭齊衛各附其所主而已實未嘗有怨也至允二年宋殤遺華督之禍則衛失所附齊鄭又會於穀以成宋亂焉宋既附於齊衛復何憾哉故齊欲成奸於衛衛亦願和於齊蓋初無嫌怨無

事平參商以虛相背也於是遂背命於蒲無仇可解安所俟乎盟兩君為志不可書曰會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齊命焉事與文自相表裏安在夫立異論以求意於經外哉然則齊命是乎非乎曰何問是非齊命者平之別名也非有仇而釋怨故不可曰平乎者初有所不平也今齊未嘗伐衛衛亦未嘗伐齊初無所不平也徒以各附其所主而未通好焉故書曰齊命而已不可謂褒亦不可謂貶若以為褒則衛宜之淫蒸齊倍之交亂果有近古之風乎若以為貶則不交兵不盟誓而相求而交好又何罪也故夫齊命者更相求通好而已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春秋之君小國從大國之會順也而大國會小國必寓曲折於其間君子不可以不察魯之會齊晉勢也會鄆衛敵也會小國者蓋鮮焉唯此年會杞六年會紀十二年會杞昔十七年會郭會小國者獨允一公耳其餘十有一公無有會小國者會者外為主何小國獨敢抗允而會之蓋允之篡有所不安實有求於小國又懼小國之不心服也故小不順則脅之以兵及其有所恐而求成也則又屈已而會之以結其心焉其於杞紀郭皆然也二年杞侯來朝以其朝禮有抗遂與九月之師杞小邦而受魯之重兵能無恐乎然欲再朝魯又疑其重得罪故不敢朝而尋會焉外雖若抗內實有所恐然允亦不以其抗而出會之者所以結其來附之心也不然允無求於杞肯屈已會之哉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求婚之禮有媒妁存焉公所不當親而親之乃會齊侯于贏送女之禮諸侯親迎焉公所當親而不親乃以公子翬往吾以是知允公具相見也然送女之禮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齊侯送女而至於

謹允公初不親迎也至是聞齊侯之親送則其勢不得不親受之故會於謹焉是婚姻之禮顛倒錯亂無一是者齊魯蓋一律矣雖然聖人豈責禮於篡逆之魯而問儀於不令之齊哉蓋大婚之禮不可不正特書之以垂萬世之典也先王重婚禮非苟以多儀為悅也蓋禮輕而色重則淫佚從之故多儀所以制淫佚也齊魯一素婚禮卒之二國之亂皆基於此使太公之後有禽獸之行周公家室為夷狄之風其可哀也已孔子書之非苟以正婚禮抑亦為太公周公行大司馬之法以快其在泉之憤也公子翬在隱則去族於允則書公子於隱去族則王法之正也在允稱族一人之私也魯以為賊而允以為賢魯欲誅之允欲貴之國人豈能抗其君之私哉故聖人亦以其私而書之以見意也至於夫人或稱姜氏或稱婦姜婦者有姑之稱仲子已卒允無母故稱姜氏或以為稱婦者已成禮也杞伯姬來求婦亦已成禮邪穿鑿之論汗人齒頰吾諱聞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女也年書弟吾於隱七年來聘既言之有年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也篤生后王君公以治之則凡后王君公皆天所建也唯天所建故善焉天必遺之祥以彰厥德惡焉天必示之變以警其荒若允宣者豈天所建哉篡干乘而得千乘世無明王天討不行天固不能自誅之則宜其得凶荒水旱而示之變今乃於允宣獨加之有年何哉蓋允宣初非天所建縱而不誅者時王方伯之罪也非天置之也故天以不治治之若曰允宣則不容誅矣而魯民何罪魯民天民也而魯君非天所建也故陰陽其民而不治其君此天意也則夫有年治世之常也而亂世之祥也然則成王有年亦常事矣何以煩於詩蓋頌者揚君之盛德在國家以為常